













第一次見面，看著你胸前垂掛的名牌，彷彿某種靈犀，我忍不住脫口而出「該不會是金門人吧？」引來你的驚呼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簡單交代過彼此的金門原鄉背景，隨著課程開始，在老師引導下，我們跟著忽快忽慢的音樂節奏、舒展身體做各式擺動、盡情嘶吼。

呐喊，或靜坐對視、閒聊分享……兩個小時的身心靈洗滌之後，匆匆再見。

接下來幾次課程，或是課前閒聊或是老師提問，我們一搭一唱分享著金門話與台語的腔調差異，信手拈來的「舉箸」、「煮飯」、「弋弋」、「林仔拔」、「仔遊仔逛」……激起同學們的竊笑與怪腔怪調的學習模仿。「金門雖然小，但是前面（西半島）跟後面（東半島）、大金門跟小金門有些詞語的發音都不太一樣」。

你也提及多年前——彼時金門大橋仍未竣工，甚至只是傳說中的選舉浮橋——回到烈嶼奔喪送別外公，治喪期間，廈門與烈嶼之間當時盛行的小額貿易，帶給小島居民莫大的方便，欠缺甚麼物資，只消一通電話聯繫之後，「對門」便迅速奉上；1949之前金廈的

關係密切，上午到廈門採買日常用品傍晚回到金門，金廈不啻是共同生活圈……金廈的話題暫停，我們準時上課，在老師的帶領下，我們穿越回到戰前歌舞昇平的上海，在可愛的早晨裡騎車穿梭、運動暖身……。

而後，隨著老師的指示，我們在黑暗中，雙腿盤坐、雙眼閉上，透過鼻吸口吐勻氣，感受彼此的聲息與存在。不知道經過了多久，燈亮了，我們睜開眼睛彼此凝望——。

你說你5歲的時候，就跟著身懷六甲的母親、三個姊姊、弟弟搭乘開口笑到台灣，與一度南下汶萊工作復又歸來的父親會合團聚，一家八口落腳中和。我的成長過程中，沒有絲毫開口笑的記憶，所有關於開口笑的點滴都是閱讀、聽說而來。

「站在迎風前行的甲板上／我的心中只是一片的茫

然／離開了傳說中的戰地天堂／所有的孩子不懂自己將飄向何方……」這是流氓阿德〈流放〉歌詞裡的描述。

「……經過曝曬，皮膚變成白、黃、黑、紅四種顏色，色色分明……」國中畢業那年，跟著同學搭乘開口笑到台灣參加北區高中聯招「考經驗」的姊姊，在寄回來的家書裡寫道在登陸艇上露天曬太陽的「燦爛繽紛」的灼熱記憶。

你說，雖然已經事隔將近半個世紀，5歲的金門女孩跟著家人飄洋過海，在逼仄的甲板上占得一席之地，在顛簸的船上暈得七葷八素、吐得昏天暗地，船艇上既悶熱且臭酸四溢的令人作嘔的味道，到現在依然記憶猶新驅之不去。

我望著你的眼睛，想像小小的你，踩著巍巍顛簸的步伐，牽著弟弟的手，跟在肩負著所有家當的母親與姊姊的身後，依序上船。登陸艇緩緩駛離料羅灣，告別活島，航向不可知的未來。那時的貧困窘迫，家人的相依凝聚，都是成長過程中最肥沃滋潤的養分。

彷彿讀懂了甚麼，我們不約而同伸出雙手，給了彼此溫暖的擁抱與誠摯的祝福。

&lt;09&gt;

爲了省事，這次的下榻處我還是訂在四月份來訪時靠近新街口的中央飯店，離中華門不遠。

早上九點鐘不到，一樓大廳裡四姊、三哥和一位高瘦男子已經站在那裡高聲談笑。我和舒芸拉著行李走出電梯，向前和他們打招呼。今天的目的地是老家鳳台莊，晚上要住在那裡，帶著行李趕路麻煩，便暫時寄在飯店保管著，只帶了背包，裝些必要的換洗衣物。

四姊攤開手，指著那高瘦中年男子，滿臉笑容對著我說：「他，是你的堂哥汪明盛，上個月才剛剛獲得高淳市的勞模，了不起。」說著右手豎起大拇指，左手拍了拍我堂哥的肩膀。堂哥與他們自是相熟，但與我們是初次見面，訕訕地說不出話來，看著像個老實的莊稼漢。

「你們打算怎麼走？」三哥問。

明盛哥瘦雖瘦，但骨骼粗大，長臉，濃眉，著白襯衫，西裝褲，相對於我們兩個優閑的T恤和牛仔褲，他們這邊的人衣著上都顯得較爲莊重，儘管質料上不見得講究。他操著濃重的口音，遲疑地說：「走下關搭大巴到鳳台，到了鳳台再換公交車到馬店，估計下午四點左右能到家。」口音雖比其他人重，但還不難懂。

中華門在南，下關在西北，光是坐公交車到下關就花掉快一個小時。明盛哥比我高些，但步伐大，走得快，天氣又熱，曬得舒芸臉上紅通通的。到了下關，堂哥買了票，還有點時間，我們在附近找了家飯館吃中飯，還好是有空調的。

「時間還夠，不必趕。」他說。

桌上擺了四道農家菜，一碗湯、幾個窩窩頭。趕路的關係，我們多吃少聊。

我說：「怎麼沒米飯呀？」

「米飯？米飯我們都是留在最後吃的，當然是先吃菜呀。米飯我們都是最後拿來墊肚子用的，好酒好菜當然要先吃。」他道。

（喔，原來還有這講究？不是吃個便飯而已嗎？等到菜吃完，我已經吃不下米飯了。）

天熱，舒芸到冰櫃裡拿了兩瓶飲料出來，回頭問明盛哥要點什麼喝的？他搖搖頭說：「你們喝，我不喝。這胃要保暖，天再熱我都不喝冰的。」

「二哥，什麼是『勞模』？」我問。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「勞模，勞動模範。我廠裡做得還不錯，上個月市裡給我表揚的。」

(一六)

## 守著電視好打盹

◎ 默子

六〇年代的鄉下農村，全村一百多戶人家，竟然只有一台黑白電視機，那是鄰居的大女兒嫁給老兵的新婚禮物，第一台電視機太轟動了，全村男女老少攜家帶眷都去看電視大開眼界，原來四方形的盒子就是電視機！太神奇了！

大人們回復日出而作正常作息，小朋友對電視的好奇心不會減退，時間一到就擠到老兵家的窗口，輪流探頭探腦，電視機比任何玩兒花樣強太多了，太有吸引力了。

第二台電視機也登場，我們可以分批去窗口擁擠了，看過什麼內容？根本不重要，可以和玩伴們一起看電視才可貴，太空人登陸月球，棒球比賽，這兩個記得最清楚，其它有什麼？新聞報導沒興趣啦！

第三台電視在我家出現，竟然是彩色的，雖然是親戚家淘汰的舊機，卻是村民最愛的彩色電視，傍晚過後，家家戶戶結束一天的忙碌，扶老攜幼上門看電視，鋪了草蓆在院子裏，幾張大小板凳全派上用場，場面壯觀，就像賣膏藥、變魔術的來大廟埕表演一樣，只要天氣晴朗，彩色電視永遠在院子裏，只要想來看電視的鄰居，通通歡迎，或坐或躺，最舒適的看電視，一段時日後新鮮感退了，電視機普及化了，都在自己家裡看電視。

我對電視的喜愛從來沒有退燒過，從小時候的神奇罕見，到幾十年後的人人一台電視機，什麼頻道都有，茶餘飯後坐在電視機前面，看著看著就打瞌睡了，年輕時候以看電視消磨時間舒解壓力，上了年紀後、看電視可以幫助入眠，守著電視好打盹，不可一日無此君。



只要返回澎湖成長期居住的鄉間時，我就喜歡以步行的方式走在村落的每一條大街小巷，回味從前成長的點點滴滴。

以前年紀小眼光短淺，走到哪裡，都覺得很快，現在女兒已長大、見過世面的我，閒時走走，到哪裡已不會覺得遠了。

有些記憶中的老房子，已被新樓房給取代，舊式的四合院也因爲政府有補助整修而煥然一新，青壯輩的人們已被新一代兒孫的成長面孔給催老，但整個村里不變的是那些矮牆、硓𥑦石屋及不規則的巷弄，它們依舊保存良好。

每每看到蓄勢待發的貓咪，奔跑在每一個窄小的牆面時，我都會開心的拿起相機，拍下牠們躍躍欲「跳」的身影，因爲那正如我年輕時那顆想要跳動的心，想要掙脫底底之姓名號，到外面開拓視野的心情一樣。

◎ 洪金鳳

## 僑鄉榮耀

## 新加坡金門會館主席呂立岩、名譽董事方百成榮膺公共服務獎章殊榮

——從企業家到文化人，詮釋新加坡金門僑社的典範



呂立岩——新加坡金門會館主席，FNA集團總裁。三十多年來，他以「The Cocoa Trees可卡樹」品牌，把世界頂尖巧克力帶到亞太各地。遇上SARS與COVID-19疫情，他選擇「不裁員、不減薪」，堅守與員工共存共榮的信念。（圖源：新加坡金門會館歷史照片）

跨入巧克力王國的冒險  
1991年，呂立岩毅然辭去股票經紀人的職務，與妻子攜手創業。

早年與家庭背景  
呂立岩1957年出生於新加坡，是一名在海外成長的金門後裔。他的父親呂冰霖來自金門，戰後離鄉背井先到印尼謀生，後來才舉家落腳新加坡經營船務公司。那個年代，生活並不富裕，一家十餘口要在異鄉重新扎根並不容易。直到1970年，13歲的呂立岩家裡才迎來第一台電視機，這是他兒時對「小康」最鮮明的記憶。

勤奮求學與工程師歲月  
受家族重視教育的影響，呂立岩自小就讀於崇福學校與海星中學，後來考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土木工程系。他的學業成績優異，1982年順利取得碩士學位，並進

入一家英國土木工程顧問公司，參與多項重大基建工程，包括新嘉坡地鐵與隧道的建設。那段歲月，打從未間斷。等候孫子放學時，祖母總是在校門外縫補衣物、備好午餐，這種默默守護的身影深深烙印在他的心裡，讓他終其一生都相信「誠實與善意」是最有力量的資本。

訓練，成爲呂立岩日後立身處世的座右銘。他回憶，祖母每天陪伴他和兄弟姐妹步行上學，風吹雨打從未間斷。等候孫子放學時，祖母總是在校門外縫補衣物、備好午餐，這種默默守護的身影深深烙印在他的心裡，讓他終其一生都相信「誠實與善意」是最有力量的資本。

## 呂立岩·從工程師到亞洲巧克力王國的領航者

● PBM（公共服務獎章）：肯定受獎人在基層社會組織的領導與奉獻。  
● BBM（公共服務星章）：則屬於更高等級的榮譽，表彰在公共服務與文化建設中具有長遠影響的人士。

對於新加坡金門僑社而言，這份榮耀不僅是個人的光彩，更代表族群價值在國家舞台上再一次被肯定。

〔新加坡訊〕  
〔整理撰稿：僑訊小組〕  
新加坡金門會館欣喜宣布，本會館主席呂立岩先生榮獲新加坡共和國總統頒發的公共服務獎章（PBM），名譽董事方百成先生則榮獲公共服務獎章（BBM）。這兩項國家級榮譽，不僅是對個人卓越貢獻的肯定，更彰顯金門僑長期以來深耕社群、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重要角色。

## 國家級榮譽的象徵

公共服務獎章（PBM）與公共服務星章（BBM），由新加坡總統在國慶前後頒授，專門表揚對社會、社區與公共領域有突出貢獻的人士。

PBM（公共服務獎章）：

成，是少數金門移民新加坡的第一代。他童年經歷戰爭陰影，

烈嶼出身的第一代僑民  
出生於1931年烈嶼後頭的方百立，是少數金門移民新加坡的第一代。他童年經歷戰爭陰影，

1957年隨父親方慶忠舉家南來，先後就讀鄉村小學、崇福學校、

中正中學。愛好文學與籃球的他，1964年因加入國家電台兒童劇

烈嶼出身的第一代

廣播中累積了豐富經驗。

文藝舞台與文化養成  
從1960年代起，他便與廣播、歌

唱結合不解之緣。1980年代，他加

入電台合唱團並擔任團長，推動華

語文藝比賽，甚至與台灣、香港合

辦亞洲藝文歌唱賽，這些努力在華

語微的新加坡，成爲保留母語與

文化的重要力量。

投身僑社與文化建設  
從1980年起，方百成被延攬加入新加坡方氏總會，並在1986年宗鄉會

聯合總會成立時，投身文藝組工作。自1984年起，他成爲「春到河畔」活動的主要策劃者之一，使其成爲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盛會，每年吸引上百萬人次參與，並與館聯合總會成員，到推動「春到河畔」活動中，發揮了重要作用。1980年慶典相呼應。

方百成——金門烈嶼出身，新加坡金門會館名譽董事。從廣播劇社的少年，到推動「春到河畔」活動的工作者，他越過三十餘年的文化工作者，他以一生熱情守護華母語與文化傳承。榮獲公共服務星章（BBM），能一起。

〔圖源：新加坡宗鄉總會網站〕

金門會館的文化支柱  
金門會館成立於19世紀末，見證了旅星金門鄉親的奮鬥史。從初期

金門會館的使命與延續  
金門會館成立於19世紀末，見證了旅星金門鄉親的奮鬥史。從初期

的獅城，從文藝青年成長為文化中堅

，堅定不移地將金門精神與新加坡的文化結合。

培訓。2010年，他已獲頒公共服務

獎章（PBM），如今再度榮膺

BPM，是對其長年耕耘的肯定。

〔馬來西亞雪蘭莪訊〕  
〔資料提供：雪蘭莪金門會館青年團〕

雪蘭莪金門會館青年團於8月16日在李勁強鄉長的牽線下，特別前往參訪本地傑出鄉親企業——KTH PAINT INDUSTRIES SDN BHD，是馬來西亞塗料行業的主要代表。青年團與婦女組成員走進廠區，除亲眼見證專業完整的生產流程外，更深刻感受到企業經營背後所蘊含的毅力與承擔，讓大家對「金門鄉親在海外創業打拼」有了更深的認識。

參訪過程中，創辦人呂永忠鄉親以真誠之心，與來訪成員分享其創業歷程。他回顧早年創業時期的艱辛挑戰，包括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站穩腳步、如何建立品牌的信譽，以及多年來始終秉持「品質第一、誠信為本」的核心價值。他強調，唯有腳踏實地、不斷精進，才能在逆境中開創機會。他的一句話——「成功者找方法，失敗者找藉口」。更是引起與會青年強烈共鳴，成為一堂寶貴的企業人生課。

雪蘭莪金門會館方面表示，透過此次參訪，不僅能加深青年團與婦女組對鄉親企業的認識，更希望進一步聯在地資源，讓鄉親之間能夠彼此支持，共同推動事業發展。這種跨世代、跨領域的交流，正是會館努力推動的重要方向之一。會館亦強調，企業的成長固然重要，但鄉情的維繫更是無價。透過青年團和婦女組的積極參與，將使下一代更能體會鄉情與鄉誼的可貴。

青年團代表在會後分享感想時指出，這次參訪是一場難得的學習機會，不僅看見了企業經營的專業一面，更從呂永忠鄉親的分享中獲得啓發。他們深深感受到，鄉親之間的關懷與互助，正是金門人在海外能夠不斷前進的最大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雪蘭莪金門會館自創立以來，不僅推動文化活動與教育支持，也積極培養青年幹部，讓金門新生代在馬來西亞找到歸屬感。這次企業參訪活動，正是會館青年與婦女組結合實務與鄉情教育的一次動實踐。

青年團的小編在採訪過程中也深有所感：「企業做得再大，根不能忘；鄉情，才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源。」期盼未來能有更多類似活動，讓金門鄉親的奮鬥精神與情誼，在海外繼續發光發熱。

## 雪蘭莪金門會館青年團參訪鄉親企業金同興

長期推動教育與青年培育 以獎學金激勵學子精益求精



雪蘭莪金門會館青年團一行，於企業參訪後與創辦人合影留念，見證鄉親交流與傳承的珍貴時刻。（圖源：雪蘭莪金門會館）

## 僑鄉僑情

